



“FFF”的恐怖行动

[英] 阿利斯泰尔·麦克莱恩 著

李健 陈宝琪 编译

“FFF”的恐怖行动

〔英〕阿利斯泰尔·麦克莱恩 著

李 健 陈宝琪 编译

责任编辑：郭召庆

封面设计：王恒东

“FFF” 的恐怖行动

〔英〕阿利斯泰尔·麦克茶 著

李健 陈宝琪 编译

出版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发行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印刷 黑龙江肇东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4 2/16·插页2

字数：286,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7,811

ISBN 7-207-00938-0/I·190 定价：4.60元

目 录

1	一片汪洋·····	1
2	“FFF”是谁? ·····	6
3	小艇上的蛛丝马迹·····	27
4	神秘的饭店·····	38
5	现场观察·····	68
6	斗智·····	73
7	原来就是她·····	86
8	姑娘们在危险中·····	111
9	心烦意乱·····	123
10	闯进鬼门关·····	137
11	别无选择·····	151
12	凶讯频传·····	165
13	她俩被绑架了·····	175
14	从容不迫·····	187
15	整形医生和语言学专家·····	196

16	爆炸王官·····	209
17	一条冷血的鱼·····	235
18	一份致命的订货单·····	250
19	狂人妄语·····	260
20	高尚的抉择·····	270
21	针锋相对的心理战·····	286
22	深入虎穴·····	309
23	核武器的来龙去脉·····	322
24	勒索巨款·····	333
25	关键的一宵·····	347
26	鬼使神差通密报·····	368
27	姑娘的新发现·····	386
28	奇截军车·····	401
29	剑拔弩张·····	414
30	哈灵水闸的决战·····	436

1 一片汪洋

“疯子，疯子，只有疯子才干出这等事来！”

“砰”地一声，希普赫尔机场的总经理霍地站起来，用力拍着桌子，额上暴着青筋，大声嚷道。这位身材修长、头发灰白、奉行禁欲主义的总经理乔恩·琼格平日说话慢条斯理，一向被认为是一位很有修养的绅士。可这回他的焦急和愤怒已无法控制了。眼前发生的事态使他大发雷霆。

“神经错乱，”琼格继续嚷道，“干出这般不负责任、没有头脑、毫无意义、毫无目的的勾当，那个家伙一定是鬼迷心窍、精神失常。”

他平日拘泥小节，近乎迂腐，而现在一下爆出这么一连串加强语气的同义词，活象修道院里一名神学教授，在无法表达他内心的虔诚时只能在词语里打转转。

“道道地地的狂人，”他又补上一句。

“你的心情人们会理解的，”格拉夫上校慢吞吞地说着，试图平息总经理的怒火。他中等身材，肩膀特别宽阔，晒得黑黑的脸庞油光闪闪，相当丰满，多年为公辛劳，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但他仍然神采奕奕，威风凛凛，与他那国家首都警察厅长的身分表里如一。

“你的观点我全理解，也表示赞同，”上校继续说，“但只限于某种程度。我的朋友，你的感觉我完全体会。这机场是你最心爱的，也是欧洲最好的机场之一嘛——”

“阿姆斯特丹机场现在是欧洲最好的。”琼格这句话冲口而出，其实他心里还要加上一句：“过去也是最好的。”

“它将来也是最好的，”上校顺着他的口气补充说。“可以肯定说，干出这等事的那个犯罪分子很可能不是一个心理正常的人，但并不等于说，我们能够马上证明他确实是这样的。”

警察厅长习惯于遇事先作分析。“也许他与你有宿怨，怀恨在心。也许他是个被你们机场部门经理开除了的职员，对被革职不服，因而心怀不满。也许他是一个住在附近的市民，比如住在阿姆斯特丹郊区或这里与阿尔斯米尔之间的居民，他不能容忍飞机所发出的高分贝的噪音。也许他是一个坚决主张保护环境卫生的人，由于你们的喷气式发动机毫无疑问地污染了大气，他用一种非常激烈的行动来表示反对。我们国家虽然对坚持主张保护环境卫生的人已做了不少工作，也许这个人根本不赞成我们政府的政策。也许……”

格拉夫用手理了理他那铁灰色稠密的头发，慢吞吞地再

补充一句：“也许他是任何一个人，但他的神志可能和我们两人一样正常。”

“什么，神志和你我一样正常吗？”琼格反问上校。

“按你的说法，那么对这次暴行还得由你或我负责不成？如今机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上校，你瞧一下就够了。”

格拉夫默默地环视四周，深感这次的破坏确实够惨的了。希普赫尔机场已经消失了，只见那里一片汪洋。著名的希普赫尔不再是国际机场了，而是希普赫尔湖了。那么，水是从哪里来的？只要仔细观察泛滥的源头就不难探出：就在机场的边界上，在那座庞大的储油罐的附近，在运河南面的堤坝上已出现一条宽阔的缺口，而缺口的两旁和堤坝的顶部都有瓦砾、石块和泥土堆积着。这个迹象表明这条防洪堤坝的缺口不会是自然的或它本身的原因造成的。

很显然，奔流的洪水已给机场造成惨重的破坏。机场的建筑物虽仍然矗立着，但房屋底层和地下室都灌满了水。灵敏度极高的电气设备和电子仪器都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几乎可以肯定要把它们修复或换新非得花费几百甚至上千万荷盾不可。

最糟糕的是，停在机场上大大小小的飞机象嬉水的蜻蜓尾部向上翘，机头倒栽在水中。飞机在水中是没有抛锚能力的。那些小型飞机漂的漂，沉的沉，有些连影子也不见了。大型飞机如双发动机的喷气式客机、波音737客机、DC9客机、三发动机的客机、三叉戟3型客机和波音727客机等等都乱七八糟地散布在机场各个角落，机头方向任指西东。至于那些巨型客机，如波音747客机、三星客机和DC10客机虽

然还停在原地没动，但这主要归功于它们的超级重量。这种加满了汽油的巨型飞机一般可重至300至400吨。然而它们中两架还是向一侧倾斜，大概因为它们的起落架在洪水中被冲坏了。即使你不是一位航空工程师，也可以一眼看出这两架飞机都属于报废的了。

沿主跑道几百码的地方有一架飞机的起落架伸出水面。很显然，这是一架福克型友谊号飞机欲逃不能而留下的残骸。人们估计，有可能由于机长当时没有看见迎面而来的洪水而遭殃的，但这可能性不大。较可能的情况是他已经看见了滚滚而来的洪水，估计问题不大，所以继续加大油门。但由于无法加快到足以离开地面的速度，最后陷入困境。毫无疑问，他的飞机早被洪水包围。据目击者说，在开始阶段整个机场仅渗进一两英吋的水，但这已足够给福克型机带来灾难了。

机场的轿车和卡车更不用说，无不惨遭灭顶。机动车中唯一露出水面的是乘客上下飞机用的升降梯。但这也只能看到最上面的三四个台阶。甚至那两条方便乘客离机用的空中通道，它的尾部也可怜巴巴地浸在黑黝黝的水中。

格拉夫深深地叹了口气，转身过来面对琼格，后者正对着那顿成泽国的机场在发愣，似乎对眼前已发生的一切怎么也想不通。

“你的话有道理，乔恩，”格拉夫说。“你和我都是神志正常的人，至少我相信全世界都会这样认为。不可能要我们对这个骇人听闻的破坏行为负什么责任。但这并不等于说，造成这个不负责任的破坏行为的那个犯罪分子定是神经

错乱的。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干出这种暴行必定有他异乎寻常的理由。我们必定会把它查个水落石出。对这个事件仅仅用‘没有头脑’、‘毫无意义’、‘毫无目的’等字眼来诅咒它，丝毫无济于事。它绝不是一个逃出病房的精神病患者闯下的大祸。它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目的是想造成一个精心策划的影响。”

听到“影响”两字，琼格好象突然从梦魇中惊醒过来，转向格拉夫说：“什么影响不影响？它对我产生唯一的影响就是使我火冒三丈。还可能有什么影响吗？”

他停顿片刻，接着说：“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没有，”格拉夫答道。“我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请不要忘记，我就是为这件事而来的。别直盯着‘希普赫尔湖’发呆啦，我的朋友。我们现在要的是行动。如果我们尽在这里到处徘徊，就算呆上几天几夜，结果对人对事都没有丝毫益处。”

琼格听到了“希普赫尔湖”这几个字眼，脸上顿时一阵抽搐。他那痛苦的表情犹如针在扎他的心。

2 “FFF”是谁？

机场职员几乎都聚集在餐厅里，议论纷纷。机场所有的附属建筑物里面的电气取暖器，此时都已短路了。餐厅里冷气逼人。临时从别处搬来的丁烷取暖器全不顶用。

此刻，只有大量供应的热咖啡给人们增加了一些热量。格拉夫上校在想，如果再来点更能提神的东西该有多好。荷兰杜松子酒是最诱人的，可是只要机场总经理在场，谁也不敢随便过一下酒瘾。琼格不仅在表面上是一个奉行禁欲主义的君子，而且还是一个终身绝对戒酒主义者，这一点在荷兰是很难做到的。他从来不向人说教，更不强制别人奉行他的主张。但不知怎的，只要琼格坐在附近，人们就不会喝些比茶或咖啡更烈性的饮料了。

警察厅长格拉夫一本正经地对在座的

机场职员们宣布：“昨天下午有关方面一共收到三封内容完全相同的电报：一封拍给一家报馆，一封拍给机场当局——实际上是给琼格先生的，另一封是拍给国家水利局的。电报具名为‘FFF’，但没有说明这三个大写字母代表什么意义，也不知道是代表一个人还是一个小组。”

“‘FFF’是什么人？”

“哪个人叫‘FFF’？”

“是谁？”

“谁……‘FFF’究竟是什么人？”

全场顿时哗然。一双双疑惧的眼睛将视线射向格拉夫，都迫切地等待他说下去。可格拉夫的目光却落到了一个体魄健壮、嘴上蓄着黑胡须的中年人身上。那人嘴边的一个看来非常古老的烟斗不时喷出缕缕烟雾，污染了室内的空气。

“呀，其中一封不就是拍给阁下的吗，库尔先生？”格拉夫说。“这下不得不请教您这位国家水利局代理规划工程师了。清理那堆垃圾需要多少时间？”

库尔取下嘴上的烟斗，清了清嗓子答道：“这个嘛，相当简单。我们已经开始工作了。我们用金属板堵塞住运河的缺口——这当然只是一种临时措施，但足够应付了。在这以后就得靠抽水机了。不过我们的抽水机的的确确是全世界最好的和最大的。抽水嘛，它是件日常工作。”

“需要多少时间？”

“36个小时，充其量吧。”库尔那种冷静而无所谓的语气显示他信心十足。“当然，还得有一定的，比如说，拖船人员、驳船人员和私人小艇的主人们和我们合作。据说，这

些小艇现在正搁浅在运河河床的泥浆上。那些一侧倾斜的小艇大概已经灌满了水。我猜想，这些小艇的主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和我们合作的。”

“运河里有人丧生吗？”格拉夫追问道。“或者有人受伤吗？”

“据我的一位检查员报告，”库尔满有把握地说，“搁浅的小艇主人和船员们除了血压都有所升高外，没有任何人受伤。”

“谢谢你，库尔先生。但是事态恐怕不这么简单吧。”说着，格拉夫转过头来向着大众说道，“据说，自称为‘FFF’的这伙人——暂且把他们看作一个小组吧——他们的意图是要炸掉一个具有战略地位的堤坝，使我们国家遭受洪水泛滥之灾；不但如此，而且据说他们能够在所选择的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正确无误地达到目的；还说什么他们现在只不过搞一次小规模示威行动，不想危害我们任何人的生命安全，尽量不造成太大的麻烦。”

“什么不太大的麻烦！这还算小规模吗？”琼格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紧握拳头，厉声嚷道。“我倒想知道这些恶魔所谓的大规模示威指的是什么？”

格拉夫点了点头，说道：“就是这么回事。他们说过，目标就是希普赫尔机场，洪水将在上午11时到来。结果不比11点早一分钟，也不迟一分钟。据我们所知，缺口恰恰是在11点整被炸开的。十分坦白地讲，警察总部最初还把这件事看成有人在开玩笑呢。究竟有哪一个神经正常的人想把希普赫尔机场变成一个内海呢？”

警察厅长停顿片刻，润湿一下嘴唇，继续说：“也许这伙人在选择这个目标时看出它具有某些象征性的意义。可要知道，目前我们这个希普赫尔机场过去确实是一片汪洋大海；当年荷兰海军就在这里击败过西班牙海军。现在这件事究竟是不是开玩笑，我们暂且不去管它。但是，有一点必须看到，运河往往是破坏者容易选中的目标。所以我们也派人去检查过运河北岸的西边，可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这就难怪我们当中有些人把它看成是某个人或某些人在搞恶作剧了。”

格拉夫耸了耸肩，举起手掌，继续说：“由于我们知道得太晚了，所以除了把它看成开玩笑外，我们对‘FFF’这伙人的头脑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实在一无所知。”

他还没有讲完最后一句话，他的身体已经转过来对着坐在他左边的那个警官。此人与其说是在仔细地听着，不如说是在仔细地考虑着。

“彼得，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格拉夫询问那警官说。“你是否想过……呀，对不起，女士们，先生们，对不起。你们中也许有人不认识我这位同事。他是彼得·埃芬中尉。埃芬中尉是我的高级侦察中尉。他也是一位爆破专家，又自愿担任全市炸弹清除队的队长。彼得，现在我只想问你一点，这个该死的鬼把戏该怎么应付呢？”

彼得·埃芬是个不显眼的人。象他的上司格拉夫一样，他的身材比中等略高一点，可肩膀宽阔得与众不同，常让人把他误认为一个胖子。他年约三十五、六岁，满头黑发，一口黑须，实在平淡无奇，但却让人感到和蔼可亲。人们一点

看不出他是一位高级侦察中尉，就连一个普通警察也不象。许多人，包括呆在荷兰监狱里的一些犯人在内，都倾向于由中尉的外表所勾划出的一个共同的结论：他是个平易近人的侦察警官。

可他绝不是个不讲原则的好好先生。他头脑冷静，目光锐利，思路敏捷，办事一丝不苟，遇事总要先作实地调查分析研究，从不把空话讲在前头。他委实是厅长身边的一名得力助手。这天上午他来到现场观看实情，默默地坐在一边，已听了半个来小时。要不是上校询问到他，他本来不想发言。

“考虑得并不多，先生，”埃芬中尉从容地回答。“任何事物在发生以后都是容易被认识的。但对于没有发生的事情，就算我们有先见之明，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不久肯定会发现两艘小艇沿着北岸首尾连结地停泊在一起。这点看起来很奇怪，但没有一条法律可以禁止一艘小艇的引擎出了故障，另一艘小艇的艇主却不能停下来助它一臂之力。由此看来，那两艘小艇差不多可以肯定是偷来的，因为运河上船只来往频繁，走惯这条航道的人都能把它们辨认出来的。至少可作如此猜测吧。”

埃芬稍稍停顿一下，然后继续分析道：“那两艘小艇大概靠得很拢，甚至贴在一起，中间只腾出一小片隐蔽的水面，可以让带着水下呼吸器的潜水员下水工作。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黄昏或夜间，我肯定就是这样的，那么他们在甲板上会装上强大的灯光。需要灯光就说明船底下、在水中深处必有东西。他们大概用了一台钻孔机，有点象我们专用的钻

油井机那样，当然是小型的，而且要沿水平方向而不是沿垂直方向操作。钻孔机大概是电动的，电源不外乎电池或发电机，因为汽油机或柴油机在排气时都会发出很大的噪声。对于一个专家——在北海或其附近油井上操作的专家何止成千上万——而言，这种简单的操作如同儿戏。他们在堤坝的另一边钻了一英尺深的孔——我们肯定他们会事先进行过仔细的测量——然后抽出钻头，塞进了一个装满了炸药的防水帆布袋，也许里面装的只是普通老式的甘油炸药或 TNT。不过他若是一位道地的专家，肯定会使用蜂窝式阿马图炸药。随着它们也许附加了一个电动的定时装置，这并不需要什么精密的东西，一座老式的厨房闹钟也顶用了，然后用泥土和碎石堵塞洞口，最后把船开走。这一切被人看见的机会恐怕只有百分之一。”

“我差点以为这次破坏行动是你自己亲手策划的，埃芬先生，”库尔挖苦地说。

“不错，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是这样干的，”埃芬轻松地回答。

他瞧了格拉夫一眼，接着说：“他们的做法大致差不多，没有旁的方法了。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所面临的对手是一伙专家，指挥他们的更不会是一个乡下佬。看，他们熟悉怎样偷船，怎样驾驶，到哪儿去偷钻孔机，怎样使用这种机器。显然他们对炸药也很内行。别小看这伙人哪。他们不是空口说大话、盲目玩命的狂徒，都是些行家哟！”

格拉夫频频点头，目不转睛地听着，全厅鸦雀无声，等待埃芬继续讲下去。

“我们的对策呢？”琼格迫切地问。

“我已请求总部，”埃芬说，“如果有哪家工厂、批发商或零售商为了任何机器失窃，或任何制造商和供应站为了钻孔机失窃而前来报案时，请他们马上通知我们。哦，还有，如果有人来报案说任何船只失窃，也立即告诉我们。”

“除此以外还知道些什么吗，彼得？”格拉夫问。

“没有了。我们没有线索。”

格拉夫点了点头，转过身对着大家继续讲道：“‘FFF’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神秘组织呢？请大家注意：这些家伙还警告我们，说什么今天早上11点所有人都必须离开机场，所有的飞机应该在昨天下午或傍晚疏散到邻近机场去。还说什么他们的计划并不想造成不必要的破坏。他们还为我们考虑得十分周到哩。”

格拉夫转过头来对机场总经理琼格说：“乔恩，今天早上9点钟他们不是又打电话给你，催促你立刻疏散所有的飞机吗？当然哪，当时我们大家都把它看成骗人的鬼话，压根儿不注意它。乔恩，打电话那人的声音你能辨认得出吗？”

“鬼才知道，”琼格捏紧拳头，在面前的桌上狠狠地击了一下说。“话筒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大概是年轻妇女操着英语。照我听来，所有年轻妇女差不多都用同一个声调讲英语。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恶毒勾当？什么也不会让他们捞到的，绝对得不到什么的！”

琼格的音调一句高似一句，至此几乎声嘶力竭地狂叫起来：“我重复一句，这伙人都是疯子，是精神失常的人！”

埃芬说：“对不起，先生，我可不能同意你的看法。我